



原住民族博士考古學領域 ▼

人生歷程轉彎再轉彎 ——馬耀基朗博士

人生の道は曲がつてさらに曲がる

——マヤウ・キラノ博士

Turning Points in the Life of Dr. Mayaw Kilang

文・圖——Mayaw Kilang 馬耀基朗（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）



為了撰寫碩士論文，我獨自在花蓮進行田野調查，這時才知在圖書館念書的幸福。

我 出生於花蓮縣花蓮市撒固兒部落，大約5-6歲時，一家人因父親的工作，遷至西部都會區求學與生活。升大學時選填志願，由於不知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加上當時天安門事件發生不久，社會氛圍一直宣傳台灣的法政環境比中國好，因此，自己覺得可以朝法政專業發展，最後選填了政大法律系。

法律學到民族學

進入法律系就讀，一開始有些後悔，沒想到法律系課程這麼繁重，每逢期中與期末考時，看著別的學系早已考完，我們還得悶在宿舍與圖書館，準備星期六中午最後一堂課的考試。繁重的課業，讓我擁有基本的法律專業，但書讀得不夠，所以大四那年沒考上法政相關的研究所。

為了再考碩士班，我選擇延畢，由於修的課不多，我一邊讀書一邊找工作，找到原住民族立委蔡中涵教授的國會助理一職。我原以為國會助理的工作應該易如反掌，可是當老闆面試時問我會不會族語？為什麼要將山胞改為原住民？還我土地運動有幾次？頓時我啞口無言，這些法律系哪有教，我只知道9族，也知道修憲時將原住民族入憲，其他相關常識都一知半解。雖然信心遭受打擊，幸運的是當時蔡中涵教授願意雇用我，我才開始接觸原住民族事務。

在這之前，我始終認為原住民的問題可用法律解決，但我徹底錯了，因為法律不是萬能，真正的問題是文化傳統習俗與主流社會無法相容，就像處在重症階段的病人，需要手術處理。「預防重於治療」，我體認到法律是治療，而原住民文化的保存與適應才是預防。因此入學考前半年，我搜尋到政大的民族學系有原住民專業學程，因此毅然決然放棄法政研究所，在很短的時間內全力衝刺考上民族學系碩士班。

求學過程中，接受王雅萍老師的建議，選



祖靈安排，讓我到史前館南科分館籌備處承接有關考古研究典藏的業務。

讀林修澈老師的課程，課程中老師說了一句話：「原來碩士的程度與大學部比較，也不過如此。」為了能趕上大學部學弟妹的程度，幾乎有1個月的時間每天只睡5小時，剩下時間都在強化民族學專業，1個學期後才勉強和大學部學弟妹一起討論老師提出的問題。

考古發掘的風吹日曬

因緣際會，我修習了劉益昌老師的台灣考古。這個領域是完全不同的專業，卻是研究原住民族不可或缺的學科，所以碩士畢業前一年，我到中研院史語所擔任劉老師的研究助理，實地進行考古工作。大學時代，總覺得坐在圖書館念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但撰寫碩士論文時，一個人獨自騎著機車在花蓮奔波，才知在圖書館的幸福。雖然考古發掘經常要在風吹日曬下進行，但是能夠用手接觸土壤與出土文物，瞭解史前南島文化民族的生活以及跟自己民族文化的關聯，內心也踏實許多。退伍後，認為自己的專業還不足，所以進民族學系博士班繼續發展研究。

之後，偶然到史前館參觀南島民族展示廳，認為博物館的展示未與原住民的觀點結合，此時祖靈又再次安排我去史前館工作，最重要的業務就是要改善南島民族廳的展示。由於想繼續從事考古研究工作，祖靈又再次安排，讓我到史前館南科分館籌備處承接有關考古研究典藏的業務。

大學時代，總覺得坐在圖書館念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但撰寫碩士論文時，一個人獨自騎著機車在花蓮奔波，才知在圖書館的幸福。雖然考古發掘經常要在風吹日曬下進行，但是能夠用手接觸土壤與出土文物，內心也踏實許多。



把握學習機會

對我來說我的人生方向底定了嗎？我不敢肯定，雖然我知道台灣原住民族的研究是我不變的志向，但生涯道路上絕非事事符合我的預期。從求學到工作，我深刻體認到，有機會學習時，一定要紮實努力，因為命運之神不知會如何安排。在工作領域上，除了展現自己的專業外，努力將工作達成。承接不屬於自己專業的工作時，也千萬不要排斥與放棄，就當是另一種學習，同時也增加自己在職場上的重要性，一旦自己很容易被取代，那種悲情絕對是言語無法形容的。◆



Mayaw Kilang
馬耀基朗

撒奇萊雅族，花蓮縣花蓮市撒固兒部落人，1971年生。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。目前為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。曾擔任國會助理、中研院史語所計畫研究助理、原民會約聘研究員、史前館研究助理。台灣原住民族的研究雖然在日治時期奠下基礎，但原住民族與史前南島文化如何銜接，目前仍存有空白之處，希望藉由民族學、文化人類學、考古學的專業，朝此方向邁出第一步。

